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楊家將 第二十一回 宋名臣辭官解印 蕭太后議圖中原

卻說太宗嘗以後事決之趙普。普曰：「先帝既誤，陛下豈容再誤？金匱之盟，未可全執。」於是太宗遂有立於之意。至是，偶沾重病不起，召寇準、八王等入囑後事。帝曰：「先帝以天下付朕，掌理二〇二年矣。今當以此位還於八王，庶不違皇太后之命。」八王奏曰：「陛下皇子長成，人心所屬，誰敢有異議？惟陛下善保龍體。臣決不願為君，須與七王為正。」太宗良久問寇準曰：「卿且言孰可付神器者？」準對曰：「陛下為天下擇君，謀及婦人中宮，不可也；謀及近臣宰輔，亦不可也；惟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而立之。」太宗乃曰：「既八王不肯為君，當以元侃主社稷。」準拜賀曰：「知子莫若父。聖慮既以為可，願即決定。」太宗又謂八王曰：「朕此病莫保，卿善輔汝弟。先帝嘗言：『當代代有讒臣，以亂國政。』今賜汝鐵券頭免死牌二道，若遇奸臣當國，得專制之。且楊業有子延昭，此人必能定亂，須重之，勿棄也。」八王拜受訖。俄而帝崩，壽五〇九歲，時改元至道三年三月日也。後人《詠史詩》曰：混一中原志亦勤，堪稱美政化維新。

蒼天若假當年壽，竟使黎民望太平。

太宗篤前人之烈，成未集之勛：混一中原，並包四海，中外寧謐，偃武修文，禮樂文章，煥然可述。時既晏駕於萬歲殿，眾文武乃立七王元侃即位於福寧殿，是為真宗皇帝。群臣朝賀畢。尊母李氏為皇太后。命中官奉太宗靈柩於偃陵。封王欽為東廳樞密使，謝金吾為樞密副使，進八王爵為誠意王，其餘文武，升職有差。

次日，參知政事宋琪奏曰：「臣蒙先帝之恩，在位已久，無益朝廷，乞陛下允臣解職歸鄉，不勝感激。」真宗曰：「朕初即位，正賴卿等相扶，如何便舍朕而去？」琪曰：「朝廷清貴無數，區區微臣，何足念哉？」帝見其意真切，遂准奏。宋琪辭帝而歸。越數日，呂蒙正、張齊賢等，封章迭至，各稱辭官解職。帝俱允之。自是朝廷重事，專委樞密使王欽所理。

卻說八王趨朝而出，忽一人攔住車駕，喊冤告狀。八王問曰：「告狀者是誰？」其人哭曰：「小人胡銀匠之子。日前父親被新王召入府中打造鴛鴦壺，欲以謀害殿下。數日不出，被王樞密恐外人知覺，謀死於府中。小人有冤無處訴，只得投殿下作主。」八王聽罷怒曰：「日前斟酒之際，吾意亦猜至幾分。當時惟見王欽在旁調度是事，不想起此毒意也。」乃令左右接過狀紙，取黃金二兩與告狀人而去。

八王復命回車駕入朝，正遇著王欽與帝在便殿議事。八王直前奏曰：「臣於午門接得一紙冤狀，告稱王樞密私謀胡銀匠。臣已准理，特來奏知陛下。」真宗聽罷，大驚，乃曰：「王欽常在朕旁，那得此事？王兄勿聽奸人之言。」八王笑曰：「謀殺胡銀匠，本為臣之故也。臣以忠心待陛下，陛下何用疑心，聽信讒言，要害自家骨肉？若非太祖皇帝有靈，社稷何如？臣若有意為君，不到今日矣。」王欽忙進前奏曰：「八大王以勢壓臣，故來於此說詞，豈有謀殺人命，往日不告，而待陛下已立大位，敢向午門謗天子耶？」帝未答。八王大怒，抽出金簡，望王欽劈面打去。王欽躲避不及，正中鼻准，血流滿面而走，八王一直趕去。真宗忙下金階勸救曰：「萬事看朕之面，饒他一次。」八王乃住步，指王欽罵曰：「汝若再為惡，吾即誅之，今姑緩汝之死！」言罷，憤怒而退。

王欽乃伏於帝前請死。真宗曰：「八王先君愛臣，朕且讓之，何況於汝。今後凡事但宜避之。」王欽頓首辭去。歸至樞密府中，深恨八王，欲思報怨之計。乃修下密書一封，遣心腹人，漏夜送入幽州見蕭后，奏道：「宋朝太宗晏駕，新王即位，朝中無甚良將。若發遣人馬入寇，則中原可圖。」蕭后得奏，與群臣商議。蕭天佑奏曰：「耶律休哥屯兵雲州，屢請舉兵伐宋。既宋朝遇喪，正宜乘其無備，一舉可以成功。」道聲未罷，捲簾將軍土金秀出班奏曰：「宋君善能用人，邊庭帥臣，皆是雄虎之將。王欽所言，未見的實。若即舉兵南下，難定輸贏。臣有一計，能使宋朝獻納山後九州之地，與陛下掌管，不勞興軍眾也。」后曰：「卿有何計？」金秀曰：「陛下今可遣人資書一道，與宋朝通知：臣與麻哩招吉、麻哩慶吉部五千騎，於河東界，約與宋人比試。臣之箭法天下無雙，招吉善槍，慶吉善刀。若宋朝知此消息，定選一武藝出眾者，來與臣等放對。果是臣之對手，則遲數年征伐；如對臣等不過，則知宋朝無人，那時陛下御駕親征，直抵汴京，來之江山不難奪矣。」蕭后聞奏大悅，即遣使臣齎書，逕赴汴京，進上真宗。書曰：

幽州君後蕭，書奉大宋皇帝陛下：茲者孤聞貴朝有喪事，未及弔慰，負罪負罪！近因通好之議，自古為美。往年兵革不息，民遭殲毒，孤甚憫焉。今特遣駕下小臣二員，於晉陽分界，與宋之君臣會獵一番；且講息兵之由，早定封疆，庶免邊警日生，軍士震駭。千載之遇，惟國君留意焉。

真宗得書，與群臣商議。寇準奏曰：「觀蕭後來書，詞倨氣傲，多是邀陛下觀兵之意。逆料北之來將，不過試刀箭而已。堂堂夫朝，豈無故手哉？須下聖旨，選有文武充足者，與之會獵。」真宗曰：「先輩良將，已皆老邁。惟楊業父子，尚有楊郡馬在，先帝曾遣使於鄭州調回，至今未見消息。其他帥臣恐不能勝來將也。」準又奏曰：「陛下當再遣使於鄭州征取。」帝允奏，仍遣中官齎敕旨，誑詣鄭州尋訪，不知下落。鄭州太守因言：「先帝曾赦取回朝去了。」中官只得復命，奏知真宗。

真宗憂悶累日。八王奏曰：「臣往無佞府察探動靜如何？」帝曰：「此係緊關大事，兄宜用心體探。」八王即日出朝，來到無佞府，見令婆與太郡夫人，訪問楊郡馬消息。令婆曰：「六郎犯罪，發配鄭州，再不見回來。殿下今日尋討，老妾誠不知也。」八王曰：「新主在位，既有赦文召取，當令投教人朝，而與國家出力，何必匿隱？」太郡曰：「尚容改日，待令人於鄭州跟尋，來見殿下也。」八王會其意，遂辭卻令婆，回朝奏知：「實不知郡馬下落。」

真宗聞奏，正憂慮間，邊臣急奏：「遼兵於晉陽屠劫軍民，甚為深忌，乞陛下早議定奪。」真宗問曰：「文武中誰堪此行者？」寇準奏曰：「禁軍教練使賈能，文武足備，可稱是職。」帝允奏下敕，以賈能充親軍使，帶領騎兵一萬，同寇準赴晉陽會獵。賈能即辭帝離汴京，望河東而進發。是時，無佞府密遣人緝探，得官軍起身消息，來報楊令婆。令婆與六郎議曰：「賈教練非遼將之敵。國家新立，我兒只得赴難。」六郎曰：「母親不說，兒有意久矣。更得一人相助尤妙。」道未罷，八娘、九妹進曰：「我二人陪哥哥同往。」六郎曰：「汝等女流也，如何去得？」八娘曰：「姊妹裝作從軍而行，人所不覺。」六郎依其言，即日辭令婆，帶二妹赴晉陽。不題。

卻說遼將上金秀，於河東地界立起一大營，朝夕劫掠邊民，縱樂飲酒。忽報宋兵將到。金秀聽得，即與麻哩招吉等議曰：「我量宋人無楊家父子，則他將不足懼矣。若遇比試之際，當要用心，以慰吾主之望。」招吉曰：「使平生之所學，務要大勝宋人而歸。」金秀下令已定。

次日，於平川曠野，立起紅心；將所部之軍，分佈齊整。遙望見正南旌旗閃爍，殺氣連天，宋兵已到。兩陣對圓。對面遼將土金秀，全身貫帶，立於門旗之下，上首麻哩招吉，下首麻哩慶吉，三匹馬齊齊擺開。宋陣中寇準先出。賈能戎裝，立於陣後。寇準曰：「汝幽州自為君後，華夷有限，何故屢次犯境，擾我生民？」土金秀答曰：「吾主以宋帝新立，欲與晉陽會獵，將議息兵之盟，宋君如何不自來耶？」寇準厲聲曰：「今新天子即位，皇風披振，無不仰服，特與文武論治尚且不暇，寧有隙時與汝等會獵乎？」土金秀語塞。